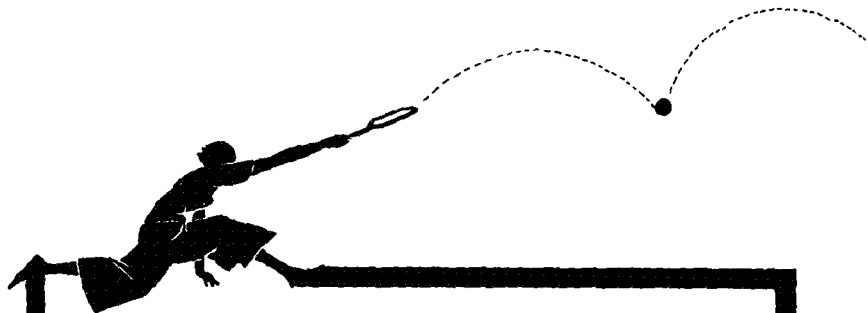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屆
島情戀愛文學獎
得獎作品

燃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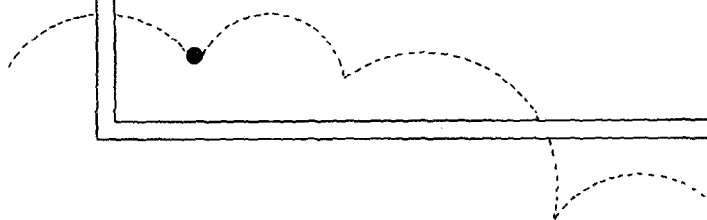
的長春藤

高樹信子 著
黃玉燕 譯



燃燒的長春藤

高樹信子 著
黃玉燕 譯

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生活叢書 (172)

燃燒的長春藤

Burning the Ivy

著 者／高樹信子

譯 者／黃玉燕

發行人／蔡澤蘋

責任編輯／翁淑靜

出版者／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社 址／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郵政劃撥／0112263-4

網路位址／www.chiuko.com.tw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42號

印刷所／崇寶彩藝印刷公司

法律顧問／龍雲翔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總經理／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25776564・25707716

門市部／九歌文學書屋

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（電話／27773915）

初 版／2000（民國89）年6月10日

定 價：190 元

ISBN 957-9680-95-7

Printed in Taiwan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TSUTAMOE by Nobuko Takagi

Copyright © 1994 by Nobuko Takag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Hongzu Enterprise Co., Ltd.

目 錄

兼具刺激性與魅力／渡邊淳一 003

——看高樹信子的《燃燒的長春藤》

高樹信子的文學世界／黃玉燕 007

《燃燒的長春藤》全文 013

從彗星的尾巴說起／彭順台 217

——我讀母親翻譯作品的感想

附錄一

中、日學者、作家從情、理、法談《熱愛》 221

附錄二

颱風般台灣的座談會 231

兼具刺激性與魅力

渡邊淳一

——看高樹信子的《燃燒的長春藤》

這本小說，是我擔任評審委員的「島清戀愛文學獎」第一屆得獎作品（一九九四年）。這個獎項是為了彰顯天才作家島田清次郎而設立的，一年一次，每年從全國所發行的小說中，以戀愛小說為主來選出的是這個獎的特徵。現在常被說是戀愛小說蕭條不振的時代，因此我雖然抱著期待審閱候選的作品，但幾乎所有的小說中，僅有一部分含有戀愛之味，味道淡淡的罷了，其中全篇從頭到尾貫徹成為戀愛小說的，只有高樹信子的《燃燒

的長春藤》，我首先被其氣魄所感動。

在如今的社會上，認真寫戀愛小說的作家，可能是一個相當的浪漫主義者或古怪的人。正統派的戀愛小說（我稱為男女小說），在確實的真實感下，是一份連作者自己的內心都要暴露出來的嚴肅工作，要寫一本長篇小說心身都消耗，而卻又不能說不會被看輕，會被認為是所謂的少女言情小說，或只不過是男女的故事罷了。但是世界文學自不待言，在日本文學之中，川端康成、谷崎潤一郎、三島由紀夫等作家，都在寫男女小說上傾注很大的精力，男女故事也是小說的主題。儘管如此，現在寫男女小說的作家少了，小說本身也稀薄了，現實的男女關係本身也變稀薄了是其最大原因，加以作家本身也變得聰明，所謂的寫知性的作品增多了，在這一點上也不能否認。在這種趨勢中，對男女的本質抱著熱情寫作的高樹信子，可以說是繼承男女小說主流的作家。

《燃燒的長春藤》是她的代表性作品之一，書中所寫的女性對性愛的感受，是以往的女作家幾乎沒有寫過的。男女性愛的不同，這種性愛的瞬間女性感覺的提高，燃燒的肉體和心靈的抗拒等，男作家所未能寫出的部分，希望能由如高樹女士這樣極敏感，而且冷靜

的作家的手更深入地寫出來。

標題巧妙是出色的作家必須的條件，這《燃燒的長春藤》的標題，不但表現出作品的內容而又具有象徵性（譯者按：本書原題為《蕩燃》，但原作的「蕩」字並非中國的「蕩蘿」，而是中國的長春藤或爬牆虎，從原作封面的圖案看來應該是爬牆虎）。尤其是「蕩（藤）」字，有一些暗示不確實的、糾葛的感情世界，事實上小說人物身邊的人際關係慢慢地，而確實地有瓜葛。這樣的題目，是男作家不容易想到的標題，而女主角慢慢地發自於內心的感情寫來絲絲入扣，由此可見作者修辭上優美的感性。

總之，這本小說對讀者而言，是頗令人深思的話題，因為一般男性抱持的所謂價值標準完全被打破了，例如在社會上受賞識的能幹的哥哥，不如吊兒郎當的弟弟吸引女主角，再加上這弟弟輕視在社會上有才能的哥哥，而作者本身允許才會這樣寫，不用說弟弟是構成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，這使小說更加意味深長。讀者中或許有人會認為實際上真的有這樣的兄弟嗎？小說並非只寫可能有的事，應該是把不可能的事寫成可能發生的事。而在虛構這一點上，讓人覺得「可能真有其事」，觸及人內心裡面的一點真實，能夠把它烘托出

來，便有寫出的意義。

關於小說中性愛的描寫，向來男作家適當地寫了，女作家有點顧忌或懶得寫。女作家瀨戶內寂聽曾經寫過：「男人在完事後，突然在我上面像屍體般沉重地壓著。」使男作家驚嘆。希望高樹女士連行為前後的心理在內，把由女人所看到的性愛實態，更大膽深入地描寫出來。

好像我有些只拘泥於談性愛的樣子，其實男女之間的事，現在仍然未被寫盡，並且吸引人又不可思議的、非理性的，因而是文學性的，只有性愛的題材而已。在這方面，以做為一個打破顧忌的題材，這本小說是非常有刺激性又有魅力的作品。

高樹信子的文學世界

黃玉燕

《燃燒的長春藤》作者高樹信子，在日本文壇被定位為戀愛小說家。戀愛小說的領域很廣，包括男女間的各種愛情，不用說包括婚外情的男女之戀等為主題的小說。

高樹信子擅長戀愛心理的剖析，著重戀愛心理的描寫。愛與性原來是一體兩面的生物，時時刻刻在變化、生長。自從希臘詩人荷馬創作《依里亞特》與《奧特賽》兩部敘事詩以來，愛與性是古今文學家一直追求的文學主題之一。

以日本而言，文學家如谷崎潤一郎、川端康成、三島由紀夫、吉行淳之介、瀨戶內晴美等，寫過讚美性愛的小說，但沒有出現過專業的戀愛小說家。

直至八十年代，小說領域雖然擴散，戀愛小說卻沒落，專寫戀愛小說的作家寥寥無幾。在這樣情況下，專寫戀愛小說的高樹信子崛起文壇，二十年來的大部份作品，都是以戀愛為主題，尤其是解剖女性的外遇心理，具其獨特之處，獲得很高評價。她的長篇小說《百年的預言》在朝日新聞連載後，最近已出版，上下兩冊，得到很大的迴響。高樹信子能獲朝日新聞肯定，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，可見其作品的地位。

高樹信子，本名鶴田信子。一九四八年生於山口縣防府市。防府市處於被稱為日本地中海的瀨戶內海邊緣的地方都市。瀨戶內海周圍陽光燦爛，風光明媚，她在這環境長大。這種陽性環境與日後她所寫的小說裡女主角的陽性性格，顯然是有關連性的。

高樹信子高中畢業後投考大學落榜。翌年考上東京女子短期大學。這一年休學期間，第一次寫了四萬字小說《火的消失》，應徵太宰治獎。第二篇小說寫於大學期間。之後直到一九八〇年沒有寫小說。

一九六八年短期大學畢業後，在出版社工作。一九七一年結婚。一九七四年雖然生下

一個男孩，但因與丈夫感情不睦，而和丈夫的朋友發生婚外情以致離婚。一九七八年與律師鶴田哲郎再婚。同年參加同仁雜誌《燈》，決心當小說家。

發表於《燈》的第三篇小說〈搖晃的頭髮〉，於一九八〇年二月，被《文學界》轉載，踏出小說家第一步。同年十二月發表的〈那條小路〉，首次被推舉為芥川獎候補。其後陸續發表的〈疏遠的朋友〉、〈順風〉，都被推舉為芥川獎候補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發表於《新潮》的〈擁抱光的朋友呀〉，獲第九十屆芥川獎，為戰後出生的第一位獲芥川獎女作家，頗受文壇期待。

此後，每年都有戀愛長篇小說問世，成為少數的暢銷純文學作家之一。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九九四年以本書《燃燒的長春藤》獲得第一屆島清戀愛文學獎，翌（九五）年以《水脈》獲得女流文學獎。一九九九年《透光的樹》獲谷崎潤一郎獎。

高樹信子的作品，大都以地方都市的男女之多角戀愛為主題，對於女主角的婚外情之心理，具有獨特深刻的剖析，有男性作家追隨不及之處。而其作品名，很多與「光」有關，如處女作〈火的消失〉、〈擁抱光的朋友呀〉、《陽光下的迷路》、《波光燦爛的彼

方》、《如寒雷一樣》、《虹的交響》、《白色光的午後》、《彩雲之峰》、《冰炎》、《銀河之淚》、《透光的樹》……以及本書《燃燒的長春藤》都是。

高樹信子之「光」的意念，譯者認為與她生長的陽光燦爛的瀨戶內海一帶有關。光代表光明、樂觀等陽性的一面，所以作品中的婚外情女主角，不因外遇問題而懊惱、後悔，這種明朗性格，是高樹信子文學作品的最大特質。

《燃燒的長春藤》是一部第一人稱觀點小說。以女主角真砂子回憶二十五歲結婚那年，與丈夫的異母弟發生婚外情那段歲月的故事。

最後，要向讀者介紹一年半前，由譯者翻譯的高樹信子長篇戀愛小說《熱愛》中文版出版時，高樹信子由日本專程來台（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抵台），參加出版社新書發表座談會時的談話：

高樹信子認為男女間的情愛並無條理，也非常不安定，她說：「在許多時刻，愛

情若是放在安定的容器中，則可能會失掉溫度和熱情；在過去經濟窘困的年代，婚姻的發生往往是生活的目的重於愛情，現今物質已無虞，人們不顧一切追求愛情，這使得婚姻制度變得不安定。L

經濟發達的現今，男女追求愛情，比穩定生活重要，結婚應該純粹為追求愛情，不該為享受穩定生活而結婚。而高樹信子對於寫小說的目的也有她的主張。她說，寫小說不是為讀者找答案，而是向讀者提出問題，希望讀者藉她的小說自己思考，尋找自己的答案。

對於高樹信子的愛情觀與文學觀，讀者的看法如何？請自己尋找答案。

《燃燒的長春藤》從去年（一九九九年）十一月二十五日起，在《台灣新生報》副刊連載，歷經兩任主編袁言言、劉靜娟女士，譯者特此申致謝忱。

1

有一天報紙上登了瑞夫塔爾的彗星照片。據說彗星以一百二十年的周期接近地球。因為這彗星在北斗七星的正好是位於柄勺中向地球飛行的時期，成為秋日傍晚人們茶餘飯後的好話題。

這時那彗星的照片，僅能夠看到一點彗星的尾巴。在哈雷彗星時看到的情形也一樣，但彗星的尾巴不像昔日描繪的圖那樣清楚。除非是很接近地球，若以從望遠鏡中能發現的程度來說，有一點像拖曳著雲似的浮著。雖然飛行的速度非常快，但看來像浮在黑暗的海一樣。宇宙太大了。

我看著那照片心裡突然起了疑問，那尾巴形狀像雲，從其尾巴噴出的據說是氣體，像火箭噴出氣體似的前進呢？或是本體因為速度很快的前進，所以後面留下氣體呢？

這種程度的疑問，若是對一個憧憬宇宙的高中生不難回答。但是我希望得到的回答高中生是說不清楚的，在人生中的某一時期發生的事，我覺得是以除舊佈新地前進，又因為我積極地生活著，我覺得彷彿只有發生的事被拋在後面般，而它就像彗星之謎似的，無法明快地回答出來。

然而人會回顧。我不是要談彗星，而是回顧我的心情。歲月經過了，回憶以往，追憶我的人生途程。那是我才二十五歲年輕時候，結婚後的第二個月和丈夫搬入的家，磚砌的圍牆爬著長春藤。秋天到了長春藤染成朱茶色，令人錯覺彷彿被火圍著似的那房屋，在我繞了人生一圈的現在，我想再回去看看……。

總之，那長春藤年代很久了，大概在蓋了那房屋的昭和初期（約一九三〇年代）就已經攀在圍牆了，說不定在我丈夫的父親，也就是我公公友江房司蓋那房屋之前，地皮上已經有磚頭圍牆也未可知。

附帶說一下，據我記憶中聽到公公房司提起的，他是從上一代因煤炭致富的K家購買了那一塊地皮及房屋，拆除舊房子建新屋，所以磚頭圍牆和長春藤大概從前便是圍繞著K家的。這麼看來，從圍牆反而可以想像當時的老房屋，也許原來很可能是像洋房那樣摩登